

未再  
| 著

# 我要逆风去

所有的苦楚和枯寂，都会绕成细痕，刻成 年轮，藏进心底。

每一个人都挣扎在自己的故事里，下一个路口是什么风景？没有人知道。

你只能抬起脚踏过去，路过黑暗与荆棘，路过曲折和束缚。

加速，然后翱翔。 你知道的，逆风之处，总有朝阳！



都市励志言情大神未再极具口碑之作（全新逐字修订）  
独家番外倾情奉献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 我要逆风去

未再 一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要逆风去 / 未再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500-1840-2

I . ①我… II . ①未…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050 号

---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wy0791@163.com](mailto:bhzwy0791@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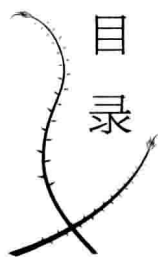
书 名 我要逆风去  
作 者 未 再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 蓉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萨 萨 李改华  
封面设计 程 然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 97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840-2  
定 价 29.8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6-2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子·逆风之处有朝阳 \_ 001

美人如酒，能醉人，却也能害人。

第一章·我要逆风去，不管艰辛 \_ 022

她听见自己在说：“你信不信有神？”

她听见自己在答：“我就是神。”

第二章·明白人一生，必经晦暗 \_ 042

没有了退路，唯有背水一战。

第三章·决意逆风去，飞一趟 \_ 081

只有经历过，才知道过程有多么艰难。

第四章 . 鼓声将我前途导引 \_ 127

我们趋于温暖，会情不自禁地选择妥协。

第五章 . 诚恳相交往，怀着爱和恕 \_ 176

既然注定会遇见，会相互吸引，又何必挣扎。

第六章 . 我要逆风去，必须坚忍 \_ 233

明知道伤口是血淋淋的，还是想要揭开看看。

尾声 . 我要逆风去，迎面向朝阳 \_ 280

如果说放弃就能放弃，那就不是爱情了。

番外 .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 \_ 290



美人如酒，能醉人，  
却也能害人。

夜里很凉。当那大汗淋漓的男人离开自己时，江湖才真切感到夜里真的很凉。她打了一个酒隔，仍然迷迷糊糊，因为刹那间失去了温暖的倚傍，有了片刻的警醒，头脑反而慢慢清醒。

男人抱牢她的腰，从她的脖子上深深吻下去。男人的身上也有酒气。他的吻还带着红酒的香醇，在她身上的沟壑之间留恋，想要继续将她灌醉。

只愿长醉，不愿清醒，江湖这时是这样想的。

男人终于累了，放开她翻身睡去。江湖却是醒透了，怎么也睡不着。她翻一个身，背对着男人，深深呼吸。室内的空气也冰凉，他们刚才没有开暖气。虚幻的温暖以后，还须面临冰冷现实。

江湖想了起来，这是山间的私家旅社，表面无比奢华，但是孤零零地伫立山间，还是凄冷。念及此，这一股冷意在她心底结成冰，自心底而起，荒凉到头，变作冰凉眼泪，差一点落下来。

江湖分不清是后悔还是痛苦，也无暇去细细确认。她勉力地揉了揉酸痛的腰腿，身边的男人慢慢发出均匀的呼吸，应该是睡沉了。

室内复又恢复沉寂。

江湖微微抬了头，榻榻米的对面是一扇窗户，白色的窗帘在黑夜里让窗外隐约的山影更像是魑魅魍魉，发出莫名的吸引力。她撑了一下身子，坐了起来，那一股心底的冷意又开始汇聚，催促她站起来。于是她面对着窗户站起来，走过去，轻轻拨开了窗帘，在插销上轻轻一摁，微微使力一推。窗户被整个地推开，山间的风卷着白色窗帘，飘忽不定，如同孤寂白影。

从窗帘间隙看出去，外面原来没有魑魅魍魉，只有高高悬挂在夜空的月亮。远处是黑魑魑的山岳，闪烁的星子也许都掉落在山坳里，留月亮一个勉强孤独支撑。

也许月亮也会感到凉。江湖不禁用手臂环抱住自己，望着月亮发了一会儿怔，猝然放下双手，慢慢地扶向窗框。

伊豆的春天会来得很早。冬天的积雪没有化开，这里的花朵就会绽放。连绵的雪松林中间隐藏着峭壁，峭壁下的溪流已经潺潺而动。现在天很黑，看不到春天绽放的可爱花朵，也看不到窗下连绵的雪松林。

但江湖知道这扇窗下就是一个峭壁，峭壁下就是溪流。如果天光大亮，可以从这扇窗子看清外面峭壁上雪松绵延的壮丽风光。江湖轻轻抚摸着窗棂。窗子的尺寸很合适。日本人的设计向来以人为本。那样的宽度和高度，足够让居于此间的客人有个远眺天城山的美好视角。

这个尺寸，也足够她做一个飞跃的姿势。

有位她唤“洪姨”的前辈，在刚才的酒会上说：“许多日本人会选择在这里自杀，葬身在美丽的溪谷，灵魂可以飞上天城山。也许天城山没有像富士山那样拥有雪山女神，但是离天堂总是近一些。”

江湖听到了，没来由就记住了这句话。

天城山上有汤岛温泉，终年烟雾袅绕，果真就像是仙境，使得人人向往。山崖美景繁盛处建了些温泉旅馆，最有名的汤本旅社也建在此处，川端康成在那里写了《伊豆舞女》。美好的故事不包含这里存在着的险要。这一间私家旅社就建在这么个险要的、但是能览尽天城山胜景的悬崖旁。

从这里跳下去，势必粉身碎骨，一生休矣，然后便可随波逐流，让灵魂飘荡到天城山上。

江湖抓紧了窗棂，猴着腰，闭着眼睛，咬一咬牙，马上就能来去无牵挂了。只需要一瞬间，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风也很急，呼呼刮到她的面上，有点疼痛，但她顾不上，踮起脚，把膝盖搁在窗框上面。

突然，她的腰被一双有力的臂膀勾住，已经跪在窗框上的腿也被扯了下来。整个人像被人拖麻袋一样拖回了榻榻米上。

她刚才差一点忘记这间房间内还有一个男人。此刻这个男人正牢牢抱住她，箍得她快要透不过气来。

江湖尖叫：“徐斯，你放开我！”

徐斯手臂和腿脚都很有力，按住她，就能让她无法动弹。他的声音很冷：“你要是跳下去，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江湖奋力挣扎，疯子一样甩着发，叫：“混蛋，放手放手！”

徐斯当然没有放手，反而反剪住她的双手，更大力地摁住她的双腿，吼道：“你给我老实点。你莫名其妙跟着我进了房上了床，还想让我莫名其妙坐牢？”

江湖扭动身体，徐斯是发了狠力的，不但摁痛了她，而且让她不管怎么挣扎，都没办法挣脱他的挟制。她尖叫：“你滚蛋，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徐斯冷笑：“我可不想在日本坐牢！你要是想死，可以，回家去跳黄浦江。”

江湖停下挣扎的动作，也冷笑出声：“我差点忘记了，你家就你一个男人，还没留后，死了多冤！”

这话激怒了徐斯。他腾出手来，捏紧她的下巴，捏得她很疼：“说什么废话？”



你要死也别拉我做垫背！”

江湖突然地号啕起来，忍住的眼泪最终还是没法真正忍住。泪水让她的面部痉挛而且狰狞，让她的喉咙声嘶之后而力竭。

她的哭泣让徐斯猝不及防，黑暗里只看到她痛苦得皱成一团的面孔。幽幽月光一照，短短的发遮不住这丑态，所以更加触目惊心。他一贯厌弃女人的哭泣，自来认为鲜少会有女人哭得美。如今他更加确信这一点。眼前的江湖哭了一个惊心动魄，惨不忍睹。他心底的厌恶愈盛，但又不能放手。

窗子还开着，山风吹进来，幸亏能借用这一点凉意让自己保持冷静。徐斯决定此时坚决不可以放手，必须要杜绝其后可能会牵连到自己身上的可能。

其实，徐斯也不是没有后悔。

若非身体的冲动，心理的放松，以为他乡故知的好艳遇，暗中得意忘形，又何来眼前的麻烦？或者可以怪江湖掩藏得太好，让他失去警惕。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徐斯想，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一切还是正常的。

他是在今天早些时候，主办方派车过来接他同婶婶洪蝶参加中日企业家联谊会时，见到了江湖。

他头一个印象是，这位昔日光鲜的国内服装业翘楚——红旗集团董事长江旗胜的掌上明珠，怎么就憔悴成这个样子了？

她不但人比他印象里的样子瘦了，头发也剪得细碎。老老实实一件白色翻领衬衫，衬衫外头套了一件黑色船领上衣，下头是同样黑色的呢裤。一点都没有春天的颜色。

这和徐斯记忆中的江湖大相径庭。

在他的印象中，江湖是带着娃娃相的娇憨女子，常年留一头打理得光泽夺目的波浪长发，饱满的苹果面孔上眉毛和眼睛都生得像芭比娃娃一样神气。她最喜欢向她的父亲时喜时嗔地嘟嘴撒娇。

他还记得同江湖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也不过就在三年前。

那回他去红旗集团总部寻江旗胜做商务洽谈。江旗胜正有个临时会议要结束，请他在办公室外等候区等待片刻。

江湖突然就从江旗胜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对着徐斯就问：“你姓徐？”

他点头。第一个感觉是眼前这女子穿得靓，一身天青色的 Shanghai Tang 前短后长束腰丝质上衣和丝质黑色束脚长裤，上衣在她的腰后头打了一个很漂亮的



徐斯这才注意到江湖的身份不是被邀请的嘉宾，而是这次承办方的公司职员。

江湖听到洪蝶的话，也是认得这位长辈的，她回过神来，勉力地笑了一笑，说：“希望大家都能满意。”

在徐斯眼内，她做得足够好了，在父亲猝死、家遭巨变之后，依然保持住了仪容仪表仪态的整齐。

然后，他就把目光从江湖身上调开了，而且还带着几分尴尬。因为在最近的一段日子里，很不巧的，他心里一直琢磨着她家的产业。

这是一盘很重要的生意，在几个月前就成型了的。

事情是这样的。

江湖的父亲去世后，随之而至的便是红旗的控股方四水市市政府控股的纺织一厂对外宣布出售红旗集团的分块业务。一个服装帝国即刻土崩瓦解。

徐斯从一开始就对此事暗暗上了心。

虽然自家的徐风集团是国内饮料业的翘楚，但他一直主管的是家族企业的投资业务。因为金融风暴来袭，海外期货投资是要暂搁了，徐斯便把目光放到了国内的收购。徐风集团的国内投资业务包括将有升值发展潜力的小型或破产企业买下，重新整合，再寻找合适的海外投资公司卖出套利。

这宗业务真的很需要费神和费眼光找合适的项目下手。也偏偏就这么好彩，机会是说来就来，就这个当口，红旗倒了。更巧的是，徐斯的舅舅方墨剑曾在四水市任职主管经济的常务副市长，同江旗胜交情匪浅。这一回舅舅被派遣周旋红旗的分拆出售，这绝对是意外的收获。

徐斯的商业原则从来趋利为先，能不错过就绝不错过。

母亲方墨萍一直想要他回归集团经营的主业来，自然一开头对他这个计划不以为然。

婶婶洪蝶一般会帮他讲两句好话：“徐斯有他的一套，先前我投资的沈贵的那起房地产项目，他看穿了沈贵他们寻来的建工集团不可靠，让我及时撤了资本走人。要不然这次南区倒楼事件里，我们也脱不了身。还是放手让徐斯试试。”

婶婶同母亲一样寡居多年，只因膝下无儿无女，待徐斯就如亲生子一般。她更是母亲胼手胝足打拼“徐风”天下的好帮手，母亲一贯很听得进她的建议。

婶婶这样一说，母亲就略加思考了一下。徐斯马上捡着了讲话的机会，说：“我同红旗集团的营销总监任冰颇熟，早对市场摸过底，7080生育高峰如期而至，童装市场形势大好。国外风投也会看好这个市场。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红旗的童装

牌子‘小红马’的潜力很大。咱们正好趁低买下它，重新搞一下再卖出去。又有舅舅可以帮个忙。”

他把话讲完，是很有信心母亲会允肯的。原因无他，这全赖徐家只得他这么一个继承人。徐斯从小到大，便有这么一份自由淡定的底气，故而，做人做事更有魄力，也更有信心。

果不其然，母亲最后点了头，对他这个独养儿子毕竟有份本能的支持。

徐斯大大舒了口气。他是个效率为先的人，有了想法就会快速实践，见长辈通融，很想尽快落实下去。但恰逢这时候日本方面邀请中国企业家前去日本开这么个联谊年会。素来不喜抛头露面的母亲便令他同婶婶一起代表徐风集团出席。这个收购行动暂时搁置下来。

只是徐斯没有想到的是，会在这趟的东洋之旅，与他正觊觎着的红旗集团的千金大小姐江湖就这么狭路相逢了。

所以，他只看了一眼眼前已成孤女的江湖。

她很触他的眼。他闹不清自己到底是愧疚还是怜惜，总不能坦然面对她的眼睛，便也不同她打招呼了，便别开头看外头。天城山盘山公路还是平坦的，沿途风景虽是残留冬色，但也颇为美妙。让徐斯心头又松快起来。

目的地是在天城山山腰的一处山庄旅社。老早有红地毯铺到欧式围栏入口处，一派隆重景象。江湖引出这一车的嘉宾，沿红地毯走入旅社大堂。

这栋旅社是明治时期留下来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矗立山间，气势磅礴，真是一处既可繁华、亦可清幽之地。

江湖引他们至正门口，便有衣冠楚楚的门童接应，大厅里不出意外的一派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欣欣向荣。徐斯领了房卡，确认好房间，便信步踱到了后花园。

很不合时宜地，他看见江湖站着同一名男子站在花园深处讲话。很巧的是，男子身上的西服竟然同今天的自己一个款式一个颜色。

徐斯远远站着，没有近前去，因为他看到江湖扬起手来，这是一个想打人的姿势。男子用手格开了她的手，她颓然倒在地上。

不知这是一出怎样的戏码，但徐斯知道自己不该再继续看下去，他折了回去。

宴会厅前热闹非凡，嘉宾们纷纷在签到板签到留影，有中日媒体记者争相拍照。国内风头甚劲的电视剧小公主也莅临添彩，谋杀了现场无数菲林。

徐斯在热闹人群里寻到婶婶，婶婶讲：“等一下你舅舅代表商务部的领队出席，你的致辞准备得如何了？”

徐斯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主办方又请自己致辞、又让自己住进全旅社内最高那层窗口开在悬崖可观天城山日出的豪华套房的大好处是沾了谁的光。他笑：“这个风头是出得忒大了点。”

婶婶白他一眼，他弯起手臂，让婶婶将手伸进他的臂弯，一同步入灯火辉煌的宴会厅。

里头早已经人头攒动，女士固然争奇斗艳，男士们也不遑多让，泰半清一色的笔挺西服，做工考究。

考究的人，不代表会讨论考究的话题。

徐斯不出意外地听到纷纷议论中，有这么一段闲话：“老江是晚节难保，挪用公款在香港那边投资金融，到头来平不了仓，一下心肌梗塞死了。这倒也没了一百了，转头他辛辛苦苦二十年打下的江山被瓜分，连渣都没给后人留下……”

这厢的话题还未完，那厢的舞台灯光已经亮起来。往日的辉煌历史总是被今日新贵的神采遮盖，所有的话题都停了下来。

徐斯立了起来，向洪蝶婶婶欠身，又向舅舅颌首致意，面带微笑走上舞台。

台下人士衷心鼓掌。

这便是今日开始的新历史和新话题，尤其是徐风集团在年前以净利五十亿力压同行，使这位少掌门身上镀上一层扎扎实实不容置疑的耀目光环，以取代往日辉煌的前辈。

但徐斯绝不会摆出高傲的态度。他谦逊地微笑和颌首，立刻赢得在场前辈们的好感。

他先用英文说：“今天由我来做这个致辞，我太汗颜了。在座中日两国的各位前辈的经验和贡献远胜我这个晚辈。我只好说，我谨代表我们这些晚辈，一定学好先辈的教导，务必恪尽中日企业家前辈们赋予我们的社会职责，保持并继承各位前辈打造的令人尊敬的社会形象，严于律己，互相帮助，为寻求东亚地区经济之成长，付诸自己的绵薄之力。”

徐斯讲完，又分别用中文和日文复述了一遍，自然掌声如雷。

只是他无意瞥见舞台一侧，有位女士抿一抿嘴，应该是有嘲讽的意思。

这是这天他第三次看见江湖。她站立在舞台边缘，把帽子摘了，一身黑白，几乎被宴会厅内的姹紫嫣红、衣香鬓影淹没。

徐斯走下舞台时，生出一个同江湖打个招呼的想法，不过恰巧被代表中方律师行业协会出席的发小莫北叫住了。



这娇气千金还是千金的态度，落落大方沿着壁角线踱步，姿态优雅得很。也许心不在焉，迎面差点撞到一名男士。

江湖抬起头来，几乎立刻就把一双柳眉竖起来。

徐斯站的这个角落，正好可以听到那名男士用悠闲口吻问江湖：“听说红旗下头几个大牌子都待价而沽，江小姐是业内行家，如果我沽得一所，是不是能请得动您这位前朝公主坐镇？”

徐斯听了声音，才想起这名男士倒也不是陌生人，以前是打过交道的。

他的大名唤作张文善，人称张花少。其家族的副食品生意做得很大，让他有足够资本活跃社交场，时不时闹一段绯闻，占娱乐新闻版面。相比之下，徐斯虽然也会偶尔来一段花边，但是他对绯闻的使用则要谨慎得多。故而，人前人后的，姓张的往往喜欢同他别一别苗头。但徐斯从来不轻易同人为敌，总能轻巧避开这种尴尬。但他对张文善其人，心里还是有本账的。

这时徐斯见江湖被张文善拦住，张文善明显是来者不善。他又对江湖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分明是揭他人疮疤撒盐。不过徐斯没有动，他中间还同齐思甜讲了一个笑话。其实他在等江湖的回答。

江湖是这样答的：“是的，张先生。这一起产业要找新的买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现在生意不好做，有些东西都跌价了，不过还是要看具体环境的。就像这一阵猪流感，活猪的价格虽然跌了，但外来的企业家也圈不了几头猪。不过像张先生您这样的业内人士就不一样了，谁都抢不了您的猪。那些跨行的企业家还真没办法在猪圈里发展事业。不过像我们做服装的，是很欢迎新伙伴加入的，毕竟和猪圈还是有差别的。”

江湖这一段话讲得抑扬顿挫，语速又极慢，口齿却十分清晰。她讲完以后，还把手里的酒杯碰了一下张文善的酒杯，施施然离开。

落在徐斯眼中的张文善的那张脸，可就精彩了，眉毛眼睛鼻子都快挤到一处去了。

齐思甜“噗嗤”一笑，把徐斯的神思拉了回来。见眼前小美女促狭的目光，想，原来她也听到了。

齐思甜笑道：“我想起一个八卦。”

徐斯但闻其详。

“当年张先生想要追求江小姐，在江董事长面前下了不少工夫，江董事长同江小姐转述，江小姐大怒，说，我干什么要睬那个养猪的。”

徐斯笑起来：“你知道的八卦真不少。”

齐思甜撅一撅嘴。这是江湖喜欢做的动作，齐思甜做出来也同样娇美。

她说：“我和江小姐是老同学，她也做过我的老板。我给红旗下头的休闲服牌子拍过大片。那天江小姐发火是在拍片的大仓库。”

徐斯想，在同学及下属面前发小姐脾气，太任性了。

齐思甜也许并不这么想，她的漂亮脸蛋上毫不隐藏地给予一个欣羨表情，说：“江小姐自然有说这样话的身价和资格。”

徐斯得承认对面前的电视剧小公主刮目相看了。她讲完这个话，笑容甜美可爱，也确是个矜贵的小公主。他对齐思甜颌首微笑，正好舞曲响起来，便伸手邀请齐思甜共舞。

他轻轻巧巧转一个身，再往那边看去，江湖已经没有了踪迹。

灯光暗下来，今宵的快乐正式启动。饶是辉煌宴会厅内，是谁也看不清谁了。

这一曲舞曲结束，一些计划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派遣代表作了简短的发言。其中有一间百货机构的代表是中国人，叫做高屹，也是一位风度翩翩、斯文俊秀的男士。

徐斯瞅着这位男士，在想，他是不是刚才同江湖在后花园里讲话的那一个？

这位高屹是代表机构来宣布今年在华开店计划的，吸引了不少人将他围住询问项目细节。

徐斯没有去凑这个热闹，继续同齐思甜闲聊。只是万事未必如愿，才聊了不到一刻，他就被舅舅抓个现着。

方墨剑素来不喜自家小辈同演艺圈人士接近，走过来时是端着面孔的。齐思甜这位见惯人眉头眼额的就速速撤退，留下徐斯无奈耸肩。

后来的两个小时，徐斯跟在舅舅身后做了应声虫敬酒徒，洋酒茅台清酒都灌了不少下去，头脑就开始昏沉。他暗暗瞥见舅舅同婶婶走到一处说起话来。洪蝶婶婶今日穿了GUCCI上一季的V领深海蓝色低腰天鹅绒相拼双绉丝晚礼服，以匹配洪蝶一身媲美白种人的皮肤。

徐斯曾在朋友们面前这样赞叹女性之美，说：“要一身剥壳鸡蛋一样的皮肤，才叫精彩。”

现实中身边的女性，统共只有婶婶能完美诠释这份精彩。

这位婶婶的美丽已经跨越了年龄的界限，举手投足之间的风情不能用语言描



绘一二。但凡男人站到她跟前去，就不得不被她吸引着带上一份男性的自觉。

她又是极会打扮自己的，选的这身礼服既配她的皮肤，也配她一头利落优雅的短发，还露出了她优美的颈脖和白玉一般的双臂，根本不需佩戴任何首饰，就能走到哪里都带一团淡淡艳光。就在这现场，也能把小她一辈的江湖比得似壁花。

徐斯觉着自己喝多了，思路不受自己的指挥，便寻个机会退出了宴会厅。

他在一楼大堂坐了一会儿，醒了会儿酒，然后上了楼。

旅社最高一层也不过是五楼，电梯门开之后，一路铺着软软的地毯，谁走在上头都能悄无声息的。

徐斯是走到自己房间门口，把门卡插进卡销的时候，才发现有人跟着他。

他转个身。江湖跌跌撞撞走过来，脚步分明不稳当。徐斯怕她跌倒，伸手扶了她一把。

这位千金一定喝了不少酒。徐斯被她迎面的酒气一熏，自己又昏沉了几分。

江湖整个人就软在了他的怀里，手无意识地攀住他的腰，在他的丹田下二分处抚扫。

这太要命了，徐斯捉住她的手，但又没动。他不知道自己是想要她停止，还是想要她继续。

江湖歪歪地靠在他肩头，双颊酡红，醉眼迷离。

不过两个小时，她竟能醉成这样，不知喝了多少酒精下去。

徐斯拍拍江湖的脸，她的脸蛋似苹果，还是熟透的、伸手可摘取的样子。他不自禁就舔了一舔自己的唇，才发觉适才不停说话不停灌酒，让嘴唇都干涸了。

江湖微微睁开了眼睛，不知道是不是看清楚眼前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她抬头凑到徐斯面前，她的唇贴牢了他的唇。

江湖有很漂亮丰满的嘴唇。徐斯吻上去，才知道不必口舌交缠，唇齿相依一样可以缠绵。可她偏偏探出了一点舌头，灵巧得像条蛇，似是无心，但这勾引着实有力。

女人的舌头灵巧，像香滑的巧克力，真是丝般感受。除了那点酒气。

徐斯丹田之间有股气往上蹿了出来，有点儿动情，也自认是乘人之危。他按住她的下巴，以便抬高她的唇，另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臀部。

他就这样靠在自己的门前，接受这一番投怀送抱。撕扯纠缠之间推开门，两个人重重跌倒在门里的地毯上。

先是江湖懵懵懂懂自己爬了起来，一个趑趄靠在门上，又将门关上了。